

# 方寸之间见天地

## ——张昊篆刻的坚守与创新

武红红

篆刻艺术起源于中国古代印章，它从诞生那一刻起便有了实用性和审美性的两者统一。在《中国篆刻技法全书》中有论：“作为政治、军事权力凭证和经济贸易凭证的印章，下辖两个大的分支系统：一个是从古至今的实用印章系统；一个是肇始于宋元、兴盛于明清延续至今的篆刻艺术系统。”从篆刻艺术的发展来看，虽说篆刻脱胎于实用印章，但印章不一定是篆刻。如今，印章讲究的是实用，而篆刻更倾向于艺术上的表现。

篆刻作为一门文字学艺术，它不仅要有文字学上的修养，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书法功夫。

在六安，“80后”的篆刻技艺传承人张昊就是一位典型代表。张昊，1982年出生，自幼受家父张朝阳的影响系统研修书法之学。先后师从安师大巫俊、于安东诸先生学习美术，此后又多次赴西泠印社、东吴印社等艺术机构学习，经常与省内名家讨教篆刻艺术。由此，为日后张昊在篆刻艺术上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纵观中国书法篆刻艺术的学习，一来对于它们的学习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训练过程；二来学习它们首先是要从经典传统开始入手；三来就是继承与创新的问题，创新建立在传承基础上。张昊也不例外，他把父亲早年送的《秦汉印谱集成》作为自己的学习范本，系统临摹研习汉官印的匀称方整、浑穆端正；其次他对古玺印的千姿百态也是爱不释手。

从张昊近几年创作的篆刻作品来看，他深耕传统、研习书法与刀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。他以笔为刀，去体

会笔与纸之间书写点线快与慢、疾与涩、方与圆的用笔感受；在以刀代笔的刻字里，他享受着刀与石之间“冲”和“切”的快感。如“绿槐夹道”一印。此印为一枚朱文印章，正文设计方格稍有错落，字形大小不一，线条方圆兼用，“道”字走之部与下边框重合，整个印面融为一体，给人古朴、浑厚、神清气爽之感。从印文内容选取而言，作者以宋代周必大《入直》诗前四字为正文进行篆刻艺术创作，进而实现了作者与诗人之间双重心境的高度契合。

在另一件篆刻作品“忘机殊会俗”里，我们有不一样的审美感受。同样是朱文印，“忘机殊会俗”由于印面空间的设计和字型的安排，虽说采以“守中”之态，实为寓巧于拙。这方印的边款更精彩。作者使用了印章的四个侧面刻制骆宾王的《咏怀》诗作，整个印面用白文表现，隶篆兼用、字字率真。印文既有古代金文的简练、方挺，又有石鼓文的苍浑、静穆，实为难得。从印章正文内容的选取上，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对自己对当下的人生有过度思考。他截取了《咏怀》诗中“忘机殊会俗”一句，是想表达自己不想投机取巧、获取功利，同时，也不会迎合世俗、和世俗保持距离，追求一种淡泊自然的生活状态。此印不仅在

文字上表现出篆刻艺术的生命力，内容上也表达了当下作者的人生态度。

篆刻艺术的创新和书法一样，很难做到突破自我局限。如何打破这种僵局？也是摆在张昊面前的一道门坎。张昊认为，通过篆刻创作，一方面可以达到自己和读者之间共同的审美体验，另一方面不同的创作内容可以采用不同的艺术创作形式。此外，也可以通过篆刻艺术的创作，更好地挖掘中国古典诗词博大精深的精神内涵。

张昊的“莫道桑榆晚”，印文来自于唐代诗人刘禹锡的《酬乐天咏老见示》中的名句。此印线条质朴、苍厚，健硕中带有几分率真。在结字和章法上，作者处理得积极、乐观、向上，空间舒朗沉着、生动自然。在另一方“空思丹桂是天香”的封泥印中，给人两点感受强烈：一是篆文借用了简牍的笔意，让印风变得更具率意洒脱、自然流畅；二是封泥印出于天成，作品更能透出高古雄深的气息。笔者认为，张昊继承和发扬了邓石如“印从书出、书从印入”的新境界。

近年来，张昊在篆刻艺术创作上不断探索，通过持续的临古、创作和理论上的研读，逐步形成以秦汉印为根基，融入简牍书风，在方寸之间游弋于气象万千的金石世界。

5月16日，六安市文保中心(皖西博物馆)携部分文创产品到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参展，以皖西博物馆馆藏文物、非遗文化、红色文化等元素为创作灵感出品的冰箱贴、玩偶、茶叶(包装)等受到广泛关注。

当日，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开馆试运营，恰逢第49个5·18国际博物馆日前夕，今年主题为“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”，安徽省主会场活动在此举行。

在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开馆试运营专题新闻发布会上，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、省文物局局长胡敏指出，安徽作为多元文化交汇之地，拥有凌家滩、双墩、高余村等重要遗址，在中华文明探源中占据独特地位。市文保中心一直致力于“让文物活起来”，



游客参观六安王陵遗址(资料图片)

开展丰富的文博活动，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创新融合；积极探索开展主题文旅、教育研学等，让厚重悠远的皖西文博焕发新魅力。

徐瀚文/图

# 藏在刺芒间的生命之书

尹彪

窗前的仙人掌又开了。那抹明黄从尖刺丛中探出头来，像是给这株沉默的植物缀上了一颗跳动的心脏。我忽然想起，花的习性各异，而在不同的文化与语境中，其寓意更加镜映般折射出多元的光。这株仙人掌的黄花，便是一本藏在刺芒间的生命之书。

### 坚韧：平台上的生命礼赞

这盆仙人掌是我窗前的“常客”，冬夏轮转间，我甚少刻意照料——它太普通了，普通到像被岁月遗忘在角落里的行者。可偏偏是这被冷落的生命，在干燥的空气里、在炽烈的阳光下发奋生长。当黄花冲破棘刺绽放时，我忽然读懂了它的倔强：逆境不是生命力的枷锁，而是淬炼灵魂的熔炉。它以沉默对抗荒芜，用绽放宣告存在，这便是对“坚韧”最动人的诠释。

### 希望：绝境中的星光

想起另外两盆仙人掌曾被悉心呵护，在冬日里褪去保暖套后，竟因过度娇宠而腐烂凋零。反观这株仙人掌，在被忽视的时光里默默扎根，终以一袭明黄打破沉寂。那朵明亮如炬，仿佛是

坠落在荒漠里的太阳碎片，在苍凉中点燃希望的火种。原来真正的新生从不依赖温室，而是源于对困境的直视与超越——哪怕身处深渊，也要活出自己的光。

### 珍惜：刹那即永恒

细数这株仙人掌的年岁，竟已伴我走过五个春秋。它耐寒耐热，而今花量繁盛，每一朵花都像是攒了许久的勇气。我忽然懂得，美好的事物从来不是理所当然：它或许是岁月沉淀的馈赠，或许是机遇稍纵即逝的青睐。就像这朵黄花，绽放时绚烂夺目，却终有凋零之日——唯有生如夏花学会珍惜当下的盛放，才能不负时光的厚待。

### 温柔：带刺的浪漫

指尖轻触它的尖刺，粗糙的质感里藏着几分警惕。可抬眼望向那朵朵黄花，花瓣却柔软得如同春日里的云。原来坚硬与温柔并不是对立的存在——它用刺芒守护内心的柔软，以锋芒抵御世界的喧嚣，却又在昨日清晨，将最纯粹的温柔捧给懂得驻足的人。这或许就是生命的智慧：外有铠甲，内有软肋，刚柔并济间，方见真性情。

### 吉光：文化长河里的期许

翻开典籍与传说，黄色向来是尊贵与富足的象征。在某些文化里，仙人掌开花被视为招财纳福的吉兆。我望着这株植物，忽然觉得这份寓意妙不可言——它未必是对物质的渴盼，更是对生命力的礼赞：当一株植物能在贫瘠中开出花来，何尝不是一种“富有”？这份富有，是对困境的征服，是对希望的坚守，更是对生活最朴素的爱。

风掠过窗台，黄花轻轻颤动，仿佛在诉说无声的哲思。仙人掌的美，从来不在外表的娇艳，而在灵魂的深邃。它让我明白：生命的真谛，或许就藏在那些带刺的磨砺里，在久候后的绽放中，在平凡日子里的惊鸿一瞥间。愿我们都能如这株仙人掌般，在岁月的风沙里扎根，于荆棘丛中盛开，把每一份经历都酿成属于自己的光。

## 艺坛书院

本栏责任编辑：徐缓

读上海，今天翻到的内容是：广富林遗址。

位于上海松江区方松街道广富林路3260号的广富林遗址，是大上海的一处秘境。

据史料介绍，广富林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，发掘出崧泽文化遗址1处，良渚文化墓葬32座，广富林文化墓葬8座，各时期灰坑、灰沟、水井、宴会点等遗迹300多个。这一发现，获得了“广富林文化”的考古学命名，填补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谱系的空白，证明上海不是一个滩，而是一个同样有着深厚底蕴的城市，说明了上海最早的城镇并非文献所载为唐代，而是汉代。典型器物为侧装鱼鳍形足鼎或三角形足鼎等，受到鲁、豫、皖交界地区龙山文化的强烈影响，文化年代距今4300至4000年，作为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文化的缩影，其历史地位如同三角形足鼎般，占据中国历史文化约1/3江山，举足轻重地位不言而喻。

步入水下博物馆，像是与千年文物对话；在徽派建筑间行走，像是聆听历史脉动；探访骨针广场与朵云书院，

“五一”假期第二天，选择了周边绿色之旅。我们从合肥驱车沿206国道一路南行即到舒城舒茶镇。虽然晨雾未尽，但被晨露打湿的停车场已经沸腾起来，暖阳洒向大地，花草草开始散发香薰一样的朝气。

几人来不及拍照，冲向茶园。碧绿的茶树，每一株上都蓬勃地生长出多支兰茶一样的嫩芽，嫩得透亮，爱得不得，让人不舍得动手采摘。同行梅说，到茶厂问问，这么繁茂的嫩茶能不能采摘？我们来到满屋茶香茶厂，三名炒茶师傅正在制茶。说明来意，其中一位顺手一指，您问厂长。寒暄之后，陈厂长告知：租一茶篮，60元一天，园里的茶叶随意采摘，采回的茶草在茶厂免费加工，干茶带回。众人各租茶篮，奔向茶园。

我则返回茶场入口，沿着刚才车子行驶的路线，慢慢地观赏，悠悠地拍照。高大的红色五星照耀舒茶，也照耀着门前宽广的大道，门头穹顶上红色行书“九一六茶园”分外妖娆。道路两边皆是墨绿茶篮。

向左前行，便是茶文化广场。这里最引人瞩目的是巨大的茶梯雕塑，它是毛主席1958年视察舒茶时用过的茶杯原形放大复制而成。茶文化广场当然离不开茶圣陆羽。古色古香的文化墙前，紫铜色根雕茶几后，端坐着的陆羽左手抚书，右手握笔，似乎沉浸在《茶经》的创作之中。

继续往前，来到茶厂，舒茶人民公社展览馆与厂部综合楼垂直而建。厂部门前，方塘两口，茶厂阡陌交错，一望无际，皆为茶园。茶园正中竖一高达数十米的标语牌，白底红字毛主席手题词“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”。忽见左侧一花岗石碑，正面红色行书“印象舒茶——毛小青”，背面隶书铭文：1958年9月16日

# 上海的灵魂

夏书阔

像是与文化深情对望；追溯和回味上海的历史，像是打开一本编年史……从远古到现代，上海的历史在这里被完美重现，每走一步都是对历史的致敬，每看一眼都是与文化的耳语。

广富林遗址，确实是一扇通向过去的门，是上海的“时光之门”。

广富林遗址文化分为三层：上层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层，中层为夏商时代的马桥文化层，下层为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层。三层文化，像极了现代上海的清晨、白昼和夜幕。

清晨的上海，是从黄浦江的汽笛声中醒来的，站在外滩的台阶上，能看见对岸的陆家嘴在晨雾中若隐若现。东方明珠塔像一支巨大的温度计，测量着这座城市的体温。江面上，渡轮划开粼粼波光，载着早起的人们驶向对岸，两岸则飘散着豆浆、油条的市井香气。

白昼漫步南京路和上海街头，梧桐树的枝叶在头顶交织成绿色的穹顶，老式石库门里传出吴侬软语的交谈声和高声细语的评弹。老洋房的阳台上，晾晒的衣物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偶尔会撞见穿着旗袍的女士，怀里抱着一束新鲜的上海市花白玉兰。街角的咖啡馆里，时常看见年轻人对着笔记本专注工作，空气中飘散着咖啡豆烘焙的醇香。

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外滩的万国建筑群披上金色的外衣，倒映在江面上，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。集万家风味的生煎店前排着长队，蒸汽氤氲中能品尝出历久弥新的故事。摩天轮下，街头艺人的小提琴声在晚风中飘荡，与

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舒茶发出“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”的号召。为赓续红色基因，传承红色精神，值毛主席视察舒茶66周年之际特建立精神堡垒一座，以示纪念。在这精神堡垒右前方是五星和歌曲《站在舒茶望北京》放大版的红色乐谱。正前方广茶茶园边，三米多高的红色梯形影壁上“中国‘最美茶园’”六个大字，醒目舒适，而又自然。

站在这影壁前，俯瞰这精神堡垒，仿佛伟人伫立，指点江山。它的背景就是一坝坝的茶梯。仰视山坡，茶园茶树的翠绿与云梯青冈岩的青秀交替呈现，蔚为壮观。沿着山坡上行，来到山顶。这里有座望京亭，寓意家乡人民望北京。望京亭为组合廊亭，卯榫结构，楹柱上有楹联：“藏真蓄德丰碑在，拓地承天万象盈”。山顶制高点，数株古松掩一巨石，石上红刻“茶源——中国舒茶”，是毛主席女儿李讷于2016年重返舒茶时题写，“茶源”二字，各一见面方，苍劲有力。

无疑，广富林文化，是几千年前的先古们，历经沧桑为今天上海这部世界级史书提前写的序言。

广富林遗址，上海的灵魂！

城市的喧嚣交织成独特的交响乐。梧桐叶筛映在地上的图形，是广富林里陶器上麻布纹的散落；黄浦江悦耳的汽笛声，是广富林里千年青铜钟的回响；外滩台阶上的豆浆味，是广富林里栽培历史长达2500年白玉兰的芬芳；陆家嘴楼群在暮色中的水晶宫，是广富林里水下博物馆千年后的海市蜃楼；石库门里评弹声与咖啡机的交响，是广富林里硬陶、软瓷和青铜碰撞的和鸣声；街头巷尾的旗袍招展，是广富林里朵云书院图书中走出走进的演绎人物；生煎店蒸汽婀娜的舞姿，是广富林里三国时期回流的硝烟与战火；东方明珠塔划过云层的轨迹，是广富林里骨针雕塑指向未来的天空；百年老店斑駁砖缝里渗出的故事，是广富林里40座墓葬“原型”的深刻记忆；深夜街头小提琴与摩天轮光影的交织涌动，是广富林里长江下游环太湖文化的美妙诗篇……

过茶梯，看见同行们都在欢快地体验采茶之乐。同行小俊忙递上茶篮道：你也体验一下。我发现舒茶别致之处：小兰花外形芽叶相连，嫩叶宽圆，浆汁饱满嫩黄，一顶多芽，酷似兰草。想着想着，突然晕眩。同行小俊，递过水杯，我说，没事，怕是醉氧。上午十时，阳光正好，茶谷之中，太多的茶多酚，太多的山岚清氧，一起涌入大脑，短暂醉氧，不足为奇。

下午，当我们回到茶厂时，厂长恰在营业大厅。厂长开机点茶，亲自示范小兰花的炒制过程，两位茶师手把手教学，小俊同学还真的炒起茶来，有模有

样。此时，又一拨人加入，是来茶园研学游的。他们的茶篮里有一大捧嫩芽，小如雀舌，说是在山顶的茶园摘的，也回厂部炒制。两口倾斜着的铁锅，杀青成型很快，但烘焙的环节比较费时。厂长问小俊：你知道我们这茶为什么叫小兰花么？小姑娘笑道：知道呀。因为这儿原来有一个叫兰花的漂亮姑娘，以种茶、采茶、制茶为生……小姑娘款款而谈，大家报口欣赏。厂长竖起大拇指，小姑娘这都知道了，你太棒了！

回过茶梯，杯中，杯中的茶叶如兰花开放，枝枝直立杯中。揭开杯盖，茗烟升腾，兰香四溢。小酌一口，温滑甘香。年轻时贪酒，现在贪茶。咕咚咕咚，半杯下肚，没有汪曾祺笔下的饱嗝，但有饥饿、亢奋、晕眩感。厂长笑说：“看你满面红光，无碍，应该是醉茶。舒茶，茶力厚，宜慢品。”听了厂长的话，方知自己是坠入陆羽笔下的“茗醇”之境，想起《茶经》中的“精行俭德”，我这个茶人的脸更红了。

九一六茶园 陈力 摄

行走

江南，华夏大地上富饶的地方；江南，中国文化中丰腴的土壤。这里曾是白居易的江南：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”；这里曾是余光中的江南：“多寺的江南，多亭的江南，多风琴的江南”。

江南，最适宜春天去。常去常新，今年亦是如此。久久为功的生态文明建设，持续发力的文旅打造，让江南又回到了江南。天蓝了，水绿了，水韵江南回来了，回来的江南还是那样含情脉脉，诗意盎然。依然是小桥流水人家，依然是草绿柳新莺啼，吴侬软语依然是那么好听的。

一路向南，天目湖泛舟，竹海里养神；寒山寺听钟，枫桥畔观渡；再登虎丘山，又看拙政园；沙家浜芦苇荡里，五音不全吼一声：“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”。一路欢声笑语，就到了苏州的同里古镇。

同里四面皆有湖，五湖环抱，湖水呈川字形流入古镇。说是古镇，一点不虚。先秦时已成集镇，汉唐日渐繁华。这里家家临水，户户通舟。优越的自然条件，使这里成为吴地最富庶的地方，从它的旧名“富土”就可知一二。不好好致富的后人，将“富”去了一点，又把“田”移出，与“土”合成“里”，这就是富而不骄的同里。

同里有太多让人流连忘返的去处。退思园、丽泽女校、耕乐堂、崇本堂、嘉荫堂、陈去病故居等。我情有独钟的是那退思园。退思园地处水边，从西向东依次是住宅、庭院、花园。入门之处，看上去并不耀眼，但步入其中，一步一景，别有洞天。那坐春望楼、退思草堂、雨坐亭、眠月亭、孤雨生凉轩，还有主人“辛苦谈诗书”的亭台，简朴无华中情趣盎然，素净淡雅里意味深长。

该园的主人任兰生，是清朝的一位曾被罢过官的二品官员。史载他在清光绪年间任安徽兵备道，治理过泰州大面积的水患，倾力修建过待渡的芍陂，对建设也是倾心尽力，苏家鼐对其有记述并大加赞赏。复出后又奔赴安徽指挥抢险救灾，在抗洪一线，因跨下的马受惊，摔成重伤，后不治身亡。他应该是一个有担当、有责任感的官员。作为安徽人，我要为他点赞。“退思尽忠，退思补过”，这正是园主人给这园子命名的初衷。驻足其间，想象着他当年在园中漫步沉思，不知道他后来的复出是否得益于他的退而思。退而能思，进而有为，善莫大焉。

我以为，思进思退思，思进思退思难。思进，是一种积极上进的心态，人之常情。想好了为了什么，七分靠打拼，三分天注定。思退，常常不失是一种明智之举。想想怎样才能最好，退一步，或许海阔天空。进后思，且常思，需要胸襟和力量，需要时时拷问初心，想想为了啥，该去住啥，又该咋样去守。坦途和歧途，都不是先运气。退而思，需要智慧和气度，须清醒而不颓废。思过则是非，成败得失，是于心不安，还是于心无愧？心安，余生可贵！走出退思园，满目阳光，惠风和畅，吹拂着绿波盈盈的河面和走在河边的我们。

同里的河多，15条小沟把古镇分割成一个一个小岛。河多桥自然就多，49座古桥又把这些小岛连成一体。在这众多的古桥里，最有名的据称是三座桥：吉利桥、太平桥和长庆桥，它们是同里的桥中之宝。巧得很，我们的午餐就在苏州市人民政府十年前树立的“同里三桥”标志碑旁。碑边的桥就是长庆桥，与其他两桥相距不远，三桥呈品字型，架在丁字型的河道上。

同里的桥与当地民俗有着紧密的联系，如“走桥”。“走桥”是为避灾祈福，每逢婚嫁喜庆，同里人便会“走三桥”。在欢快的鼓乐鞭炮声中，喜气洋洋绕行三桥，口中长长念一声“太平吉利长庆”。凡逢老人66周岁生日，当日午餐后必定去“走三桥”，以图平安、吉利和长庆。“三桥”在同里人的心中，象征着吉祥和幸福，当地还有个顺口溜：“走过太平桥，一年四季都挺好；走过吉利桥，生意兴隆步步高；走过长庆桥，青春常驻永不老。”

午后，我们也兴致勃勃地走上吉利桥，走过太平桥，走到长庆桥。三座石板桥都是单孔桥，太平桥和长庆桥为梁式桥，吉利桥为拱形桥。站在这一座座千年岁月风雨打磨的青石桥上，身边是擦肩而过的行人，南来北往，脚下碧波荡漾，川流不息。头上蓝天依旧，白云悠悠。心情真是特别的好。

河两岸香樟树巨大的浓荫，一半在岸上，一半在水面。一阵风过，樟树落花如雨，肩头发间，一粒粒，带着清香，浮动在黄昏的光影中。那夕阳的余晖，被姑娘摆出一河一石的金光。再看那岸边一盏盏红灯，装点出水乡荡漾着的温情。走在江南的河桥上，人们的脚步也不由得放慢。走在同里小桥流水间，仿佛是走入一个精心安排的仪式，场景是那么的养眼，不需要走场，就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精彩。

“若到江南赶上春，千万和春住”。那夜，我枕着江南软软的风和柔柔的气息，枕着同里近河的桨声和远寺的钟声入眠。

行走

江南

同里

同里

同里

同里

同里

同里

行走

江南

同里

同里

同里

同里

同里

同里

# 行走在江南的同里

高红卫

人在旅途

本栏责任编辑：徐缓

人在旅途

本栏责任编辑：徐缓